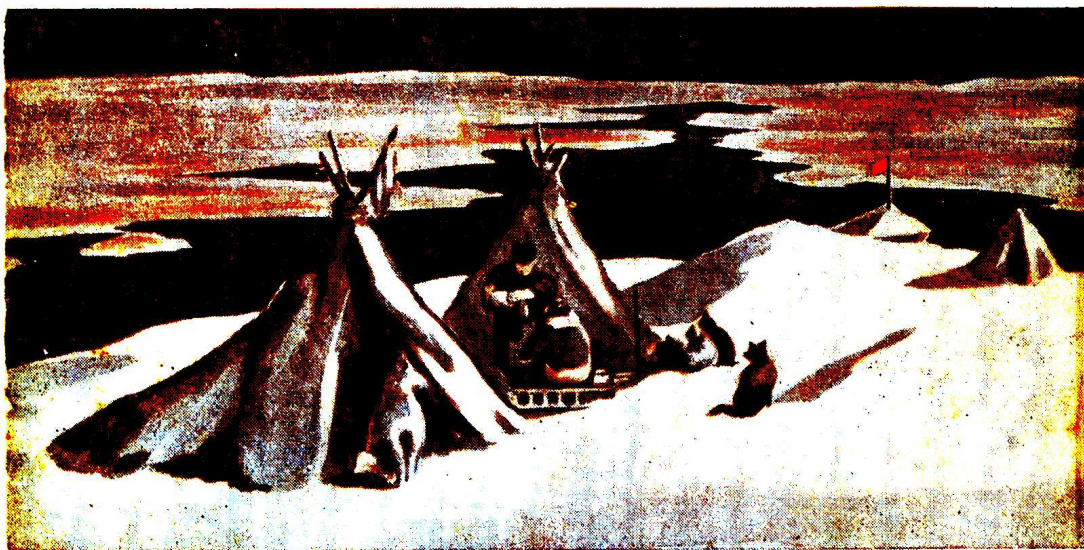




特·塞摩希金

阿里泰到山裏去

楊立平譯

(下卷)

新文藝出版社

特·塞摩希金

阿里泰到山裏去

楊 立 平 譯

(下 卷)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三·上 海

第一部

第一章

永不落山的太陽在無雲的、碧藍的天空中流連着，海岸和深綠色的海洋沐浴在耀眼的陽光中。海上沒有一塊浮冰，天空沒有一片雲彩。這情景叫人想到：太陽孤獨地在太空中遊蕩，會感到多麼枯燥無味。

剛發芽的嫩草蔓生在峽谷裏，間雜着霜雪融化之後就孳生出來的花朵。就是野獸都沒有打它們頭上踩過，牠們沿着這張雜色地氈的邊緣走過去。

有細長花梗的紅色、藍色和黃色的花，好像是聽任它們那柔弱的、透明的花瓣隨着和風搖擺。它們站在那裏，似乎是很注意地望着太陽，等太陽一落到地平線下面，空氣冷下來了，它們就馬上合起它們的花瓣。

那時，在峽谷裏，有着多種顏色的地氈，立刻摺攏來，看不見了。

狗躺在皮帳附近打瞌睡，偶爾張開一下牠那睡意矍矍的眼睛。牠們不再拖曳滿載的雪橇，祇是整天的縮臥在岸邊暖和的沙石上，腳爪伸展開來，不像在冬天時蜷縮得像皮球一樣了。牠們正爲冬天的工作在養精蓄銳呢。

在那樣早的辰光，海也像是一懶洋洋的，難得去舔舔鵝卵石鋪成的岸邊。一陣輕微的漣漪撫弄着海面。

泰格蓮娜坐在沙灘上，把石子投到海裏，逗引着她的兒子阿瓦姆玩樂。今天，她也不高興替那些牧人們縫製皮靴了。

她把她的花棉衣拉拉平，微笑着，她的黑眼睛裏放出亮光。她用一種很隨便的姿勢，把她的辮子甩在肩後，一面想道：『我多麼不喜歡穿上這件布衣服啊！』

她細看衣服上的各種花樣。這件衣服使她想起了阿里泰來，她的笑容馬上從臉上消失，換上一副憂懼的愁容，好像一朵鮮花在感到夜間的寒氣時立刻凋萎下去一樣。

阿里泰原說出門祇五天的，可是二十多天過去了，還沒有他的消息。管他呢，祇要你不看見他那兇橫的眼光，生活就變得好過些。

阿瓦姆已經學會走路和發出鈴一般的笑聲了。他穿着一件連帽的鹿皮外套，有狼獾皮滾的邊，腳上是一雙美麗的小皮靴，靴上有用各種顏色的鹿毛繡的花朵。他好奇的望着海，望着他的母親和周圍的一切，他也覺得很快活。

泰格蓮娜坐在那裏讚賞他，注意他的每個動作，他的每次呼吸和他那雙黑眼睛的眨動。一種幸福的感覺壓倒她，她情不自禁地抱住她的孩子，把他舉得高高的，又用自己的臉壓着他的小臉，她吻着她的小阿瓦姆。

她把他抱在自己強有力的胳膊裏，說：

「阿瓦姆，那是海呀！你要做一個捕捉海獸的出色獵手！我親自來把本事教給你。你會成爲一個真正的人的！」

泰格蓮娜望着海——那是生活的來源，她又一次想起阿里泰。她恨恨地想道：「老是這個樣子，他的人雖然不在家，他還是不斷地鑽到我腦子裏來。」

不安的思緒跟海浪一樣，一個接着一個，湧上她的心頭。「他不久就會回來的。幸好他不是老住在這個部落裏——常常在外面跑。月亮從小變大，而他永遠是在外面跑的。讓他去吧，我希望他一輩子都不回來。」

每年到這個時候，北方的景象是出奇的美麗。大地浸透了陽光，刺得眼睛作痛。太陽把它的充沛的光芒罩

滿大地，讓人們高興起來。可是好像這樣還不夠味似的——這時月亮從山後昇上來了，她的臉豐滿通紅，向着太陽微笑。

泰格蓮娜指着月亮，告訴她的孩子說：

「看哪，阿瓦姆！太陽的老婆出來啦。」

一隻皮船出現在眼前，向岸邊靠攏。泰格蓮娜樂得叫起來：

「看哪，看哪，阿瓦姆！一隻皮船！那是瓦姆科坐在裏面。」

皮船走過來了，船上插有一根高大而光禿禿的船桅，一根長皮索從桅頂牽到岸上。五隻狗沿着水邊奔跑，拖着這根皮索把船拉向岸邊。於是皮船飛快地掠過海面，向安馬凱部落靠攏。

駕狗的小孩，身上祇穿了一條海豹皮的褲子，在狗羣旁邊跑着，陽光映照在他深褐色的身體上。

皮船靠近岸邊了。瓦姆科從船上一下子跳下水裏。他奔向泰格蓮娜，爲了急於要把一個不尋常的消息告訴她，跑得上氣不接下氣。他的臉上顯得很激動，雖然他在船上並沒有忙着划槳，他的頸子上卻布滿了冰冷的汗珠。他默默地坐在泰格蓮娜腳旁，凝望着海，然後輕輕地說：

「泰格蓮娜，我帶來了不好的消息，是在鄰近的部落裏聽說的。」

「瓦姆科，什麼消息？」泰格蓮娜吃驚地問道。

「一隻很兇的海象把阿里泰的捕鯨船弄翻了。上面每個人都完結了，所有的人都完結了。我們的許多獵人完結了。」

泰格蓮娜的臉變了色。「淹死啦？全淹死了？」泰格蓮娜害怕地問道，「所有的人嗎？」

「全淹死了，祇有紅鼻子查理爬在一塊浮冰上。他們找到他的時候，他也快死了。……阿里泰也淹死了。」歡喜和悲傷的情感揉合在泰格蓮娜的心裏，她的兩腿發抖，不得不坐下來。她沈默地坐着，把她的孩子緊摟在胸前。瓦姆科也沈默着。人們正把皮船拖到沙灘上來。

泰格蓮娜溫柔地望着她的孩子。

「阿瓦姆，我想我們的生活現在是要有個變化了。」她低語道。

她的臉上閃耀着片刻幸福的光輝，現在沒有人能強迫她住在安馬凱了，阿里泰已經完了。憂愁的面容又一次在她的臉上展開來，多少女人在頃刻間失去了她們的丈夫啊！吐馬圖吉、阿帕、克英寧和瓦赫古的老婆，還有古爾哥爾，他剛剛結婚不久，他的老婆！「多慘啊！」她悲哀地想道。

她坐在那裏好久不說一句話，瓦姆科也不去擾亂她的思路。連阿瓦姆也安靜下來，他不懂為什麼他的媽媽不笑了。泰格蓮娜激動地站起來，用手拉着她的孩子。

「瓦姆科，」她堅決地說道，「我明天就離開安馬凱。我找阿艾去，現在我要到他身邊去了。」

「泰格蓮娜，他跟那些俄羅斯人一起，住在一個部落裏，他已經離開游牧民族了。」

「那也沒關係。要是那些俄羅斯人真的已經成了他的朋友，我會替他們繡最精緻的皮靴。我打獵會打得更好，我們將會有大量的肉。我們會有許多小孩子。」

「泰格蓮娜，我把你放在我的皮船上，再裝備十條狗，我們就可以像春天的鴨子似的，飛快地行船了。我親自來趕這隊狗——你知道我跑得多麼快！」

「瓦姆科，你真好，你太好了。瓦姆科，你是一個真正的男人，阿瓦姆長大了，也會像你一樣。我知道，

「阿艾一定會很喜歡他的。」

女人們都跑到岸上來了，她們張大眼睛靜聽瓦姆科所說的一切，她們的臉漸漸變得像石頭刻的一樣。可是太陽並沒有聽見一聲嘆息，月亮也沒有看見一滴淚珠。

第二章

一隻船上發出的、嘶嘎而拖長的汽笛聲，已經擾亂了房間裏的寧靜，這時候革命委員會的人們還在酣睡着。它喚醒了睡着的北方的回聲，整個部落立刻都活躍起來了。

革命委員會的代表羅斯和他的祕書安德烈·朱可夫從牀上跳起來，站着細聽這個聲音，他們互相望着，咧開嘴笑。

門被推開來。阿艾衝進房間裏，低聲地、興奮地說：

「一隻輪船，正向岸上駛來。」

自從羅斯和朱可夫給阿里泰謀害，從險崖上掉下來，得阿艾幫助離開苦僻地區之後，阿艾就隨同他們到革命委員會來了，並且正準備到本土去。阿艾感到俄羅斯領導者們對他的友好態度，便做出像煞有介事的樣子，甚至像是一個已經成年的人。他的一撮小黑鬚長得更濃，臉上也不再有了那副惶惑的面容了。他對自己馬上要開始一段長途旅行這件事，感到很驕傲，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敢這樣做的呀。但是當他看見這隻輪船時，他心裏就煩亂不安。

「說不定我還是不要到本土去吧？」他用一種懇求的低聲說道。

阿艾的話低得連羅斯和朱可夫都沒有聽見，他們正沈湎在思索中。

安德烈躍到窗前，掀開窗幔，突然蹦跳着大叫起來：

「蘇維埃號！蘇維埃號到啦！」

「老朋友，你的消息報得太晚了一點，我已經從它的汽笛聲聽出來了。」羅斯說，一面迅速地扣上他的外套。然後他忽然也手舞足蹈地跳起來。

這座小房子的地板和牆壁都在震盪和顫動着。

祇有阿艾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，不知道該高興還是發愁。那隻輪船就要把他帶到很遠很遠的，名叫蘇聯的那個陌生的國家去。在那邊他會遇到些什麼事情呢？

錨鍊的鏗鏘聲打破了清晨的寂靜，驚起岸上的回聲。這種金屬的軋軋聲在羅斯和朱可夫的耳朵裏聽來，是一種多美妙的音樂。

獵人們熙熙攘攘地把一隻皮船放下水去。

羅斯興沖沖地跳到槳上，把槳壓得彎起來，格吱格吱作響。

「啊哈哈！啊哈哈！」舵手老伊里奇不停地喊着。皮船輕快地向輪船飛划過去。

一大羣人擠在蘇維埃號的甲板上，他們好奇地盯着這隻划近了的皮船，用生動的聲調紛紛議論着。他們從來沒看見過船的兩邊是透明的，原來帶黃色的海象皮，在刮光了毛以後，就變成半透明的了。這種皮船的構造看起來很簡陋，使得坐輪船到這裏來的人很驚奇：人怎麼敢坐上它到海上去。可是，就是這種皮船，它能裝載三隻海象的屍體。

從輪船的艦橋●上傳來一個洪亮的聲音：

「羅斯同志，你好！」

羅斯辨出這是船長米海依爾·彼得洛維奇·魯亞多夫的聲音，是他在去年航海季節把羅斯送到這個朱可茲克島上來的。

羅斯揮動帽子回答他的招呼，同時仔細地辨認着甲板上的人們的臉，希望能在他們當中發現他的妻子。擺明的，她沒有來。如果她來了，她一定是第一個叫起來歡迎他的。

「把大梯子放下來！」船長很莊重地命令道。

羅斯踏上甲板之後，就開心得直頓腳，好像他感到腳下是故鄉的泥土似的。

「羅斯同志，船長請你到他的艙裏去，」年輕的值星官說道，「他一會就從艦橋上下來。」

廚子已經摸透了他船長的脾氣，早就把桌子放在艙裏面，並且將點心擺列在雪白的桌布上。當他的耳朵一聽見錨鏈的軋軋聲時，他幾乎是機械地完成了這個工作。

廚子喜歡重要的客人，可是羅斯穿着他的舊短軍裝和一條卡其褲子，襪腳塞進毫不美觀的海豹皮靴子裏，給他的印象，是並不屬於上述那類客人的。

在船長房艙裏的每件東西都是嶄新的，羅斯對於這些不習慣的陳設和整潔感到有一點手足無措。他躊躇地看看四周，在廚子的嚴峻的眼光下，拘謹地坐在一把靠椅上，一會兒又站起來，把白麻布的椅套查看一次，再

鼓起勇氣，重新坐下。

「這真是雅緻乾淨，」羅斯向廚子評論道，他的聲音裏含有羨慕的意味。

「我們是在水上過活。」後者答道。然後他走到羅斯跟前，嚴肅地又說道，「這是船長的椅子，你到那邊沙發上坐去罷。」

羅斯順從地移走了。廚子用他的餐巾在靠椅的坐位上猛力揮着。

船長帶着微笑走進來，緊握羅斯的手，親熱地說：

「喂，魯濱遜！我們要爲這次見面乾一杯。告訴你，我弄到一點白蘭地，那才是神仙喝的好酒哩！你爲什麼帶着拐杖走路？」

「米海依爾·彼得洛維奇，我把腿跌斷了，可是現在骨頭已經接好了。」

「那我們又可以另外因爲你的健康乾杯了。」這位豪放的船長說着，就把酒瓶向他舉起來。

「你瞧瞧你馬上就要喝到的是什麼酒啊！瓶上的星星就像天上的獵人星那麼多！」船長讚嘆道。

「米海依爾·彼得洛維奇，你們船上帶來馬鈴薯沒有？我整整一年沒看見過這東西了。」

「米特里奇，把那種珍貴的水果給我們拿一些來好不好？」船長對廚子說。

羅斯在這段時間內一直在想着他的妻子，可是船長關於她的情形卻一個字不提。

這一對老朋友碰碰杯便把酒喝乾了。船長用餐巾擦擦他的灰白的短髭，一面調皮地眨一眨眼睛問道：

「喂，你覺得味道怎麼樣？」

「好極了。不過，點心的味道更妙！」羅斯喃喃說着，同時向烤好的馬鈴薯動手。

他們爲輪船的到達而乾杯，又爲晴朗的天氣而乾杯。

『米海依爾·彼得洛維奇，本土上有些什麼新聞麼？你帶了報紙來沒有？』

『我把什麼東西都給你帶來了，夠整年用的。你可以把舊報紙當小說讀，我好不容易才收集到完整的一套。你想，到什麼地方能搞到這些舊報紙？我是在省革命委員會的書架上拿來的。哦，我還爲你帶了一批人來呢。』

『什麼人？』

『三個學校教員，一個紅十字醫療隊——共有五個人。你瞧，是不少的一羣呢！這個地方恐怕是從來沒看見過這些專家的。』

『太好了！』羅斯快樂地喊道。

『還有六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和一個國民兵。』

『我們要有更多的國民兵才好，這裏仍然有走私的事情。』

『這個國民兵，一個抵得上二十個，身材特別高大，他的短跑比我的還粗密些。他是從巴爾腦爾●復員回來的紅軍，一個很有趣的傢伙。他有一次跑到檣橋上來找我，盯着那些航海用的儀器和我的航海圖，問我：「要學會這種船長的工作很難吧？」我說：「比學做一個國民兵稍微難一點。」「可是有人說，」他說，「國民兵是現在最重要的職務，他們是法律和秩序的保衛者。」他對於自己的職務一定感到很驕傲。」

船長停了一會兒。

「我還爲毛皮貿易場帶了一批人來。你知道北方公司垮台了，我們取消了這個合同，這家公司算完蛋啦！一家新的蘇維埃公司已經組織成功——名字叫鄂靈次克·堪察加漁獵公司——簡稱鄂加盧。這個名字真夠人回味的！字音有點像日本字。這家鄂加盧以後也要管毛皮貿易的事情，不會有北方公司的份了！」

這個消息使羅斯大爲驚奇。他和安德烈原以爲莫斯科無法知道這邊的情形的，然而，那邊的人出人意外地已經做出了正確的決定。更叫羅斯感到難過的是：這個決定竟沒有要他——一個革命委員會的代表——參加一言兩語的意見。羅斯嘆口氣說：

「我們自己早就得出同樣的結論了——我是指關於清算北方公司的結論。可是我們的郵件，該死的，到現在還躺在櫥裏，等你帶去！要是我們有合適的交通工具，我們的意見會剛好用得上……」

「這樣說來，莫斯科是預先知道你們的意見囉？」船長微笑地說。

「所以，這就是叫人奇怪的地方呀！莫斯科離得那麼遠，可是它已經知道這裏有些什麼事需要做的。這個決定是正確的，我們沒有美國人也能行。我們已經創造了「十月革命」，我認爲我們有辦法學習怎樣去做生意。」

「你說得對呀！」船長用洪亮的聲音說道，「一個全面的經濟攻勢已經在國內進行了。你相信嗎？一個阿場遮的船長告訴我，當列寧發出命令要發掘有關北方烏卡達石油礦牀的材料時，內戰還正在進行呢，多麼

了不起的一個人！順便告訴你，我還替你帶來一個地質學家幫你做工作，他可以探出在那些山脈裏有什麼東西。我爲年輕的俄羅斯感到驕傲，萬分的驕傲！」

「不錯，這裏有地質學家的工作呢。」羅斯說着，他記起了他的指南針在山裏的古怪現象。

船長又呷了一口白蘭地，接着說：

「你知道，從「十月革命」之後，我一直都在東奔西走。在遼東，你還記得吧，換來換去的政府的那班人，真叫我作嘔。我真看夠了，後來——有一隻船起錨開船，我就上了船。就是這一隻船！我在走中國的那條航路上服務，我像一個趕車的人——一個沒有祖國的人！後來，蘇維埃政權成立了，我把船開回海參威，塗掉這隻船原來的名字，把它取名蘇維埃號。……」

羅斯含笑地靜聽着。這一切，船長在一年以前已經講過一遍了。

「我給你帶來一套無線電的裝備和一個無線電員，這樣你在這裏也就不會感到寂寞了。」

「你不是哄我的吧？」羅斯嚷着，他快活極了，「喂，米海依爾·彼得洛維奇，我們一定要用你的神仙喝的酒，爲慶賀無線電乾杯。」

「要是不像那樣乾它一杯，這個人一定是個該死的笨貨，」船長說着就把酒杯重新斟滿了，「對啦，……我給你帶來一封信——從去年航海季節起就到處帶着它。那次我從柯魯瑪●回來，沒有繞到你這裏來，我把它帶到海參威，又帶回家去。後來帶到上海、長崎和大連等地方。管它，我總算現在把它交到了。你還記得杜爾

斯待金嗎？是他寫來的。……這裏，另外還有一封，「船長愉快地眨着眼睛，『你老婆寫的。可是，我先警告你，你不要在我船裏讀這封信。誰知道她在那上面寫些什麼？說不定把我用什麼樣的話都罵到了。等你讀過信以後，就不肯跟我喝酒啦。』」

羅斯認出信封上他妻子的筆跡，十分興奮地把信接過來。他自己也想在身邊沒有人的時候讀它，反覆地細想信裏的含意，並且重新抓住那些年輕時的回憶，那時他是一個司機，他的妻子是一位女教師，他是靠她才受到教育的。羅斯小心地把信放在皮夾裏。

「你看見她沒有，米海依爾·彼得洛維奇？」

「看見的。剛好在我離開海參威之前，一個女人跑進來了。你要曉得，她興奮極了，眼睛閃閃發光，劈面就向我提出許多問題：『船長，你一直在蘇維埃號船上工作麼？』「是的，」我說，「我一直都在蘇維埃號船上工作。」她以為一隻船是革命委員會或者是一家製造廠呢！「去年，我也是在這隻船上工作的。」她問我認識羅斯不。「我怎麼會不認識他呢，」我說，「去年航海季節，我們在一起航行了四十天。」「你們到什麼地方去過呢？」哈哈！她以為坐船是不行的，非坐車子不可。唔，她問了關於你的一切，問你在什麼地方，她想跟你在一起。我把什麼都告訴她了，我真是這樣做的，把整個實在情形告訴了她。」我把羅斯放在一個人煙稀少的岸上，」我說，「現在他的情形怎樣，我也無法告訴你。」我勸她不要馬上來，相信我這樣勸過她。……」

「米海依爾·彼得洛維奇，也許你做得沒錯。」羅斯懷疑地說。

「當然，難道我還不清楚這個地方麼？現在，等你安定下來，造一棟房子，她就可以動身揚起帆來了。這

就是我所告訴她的。……雖然她還是急着想和你在一起！她倒不像我們那些船長的老婆們，她們習慣不跟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生活，這些下流女人！……讓我們再來一杯吧，……米特里奇，拿些馬鈴薯來！」船長吩咐着，一面伸手去拿阿列布果和蜜餞檸檬。

「本土那邊的生活過得怎樣，米海依爾·彼得洛維奇？」

「那邊的生活是在列寧布置好的河道裏奔流，斯大林把着舵，船安放在平直的河道上，越過所有的暗礁向前行進。當然，有些搗蛋分子想使船迷失它的航線，可是，他們會漸漸被驅逐上岸的，這是沒有問題的。就好像我的船上的情形一樣：要是你放任船上的員工，你以後會發現自己正在直沈海底，葬身魚腹的。」

起貨機噹啦啦的響着，甲板上和船艙裏都充滿了愉快的喧鬧聲。「噹，捲起來！噹噹！」的聲音穿過船長室的門傳進來。

「我給你帶來了一棟有二十個房間的房子和三所校舍。你馬上可以過得像摩洛哥王國的王子一樣了。」
羅斯沈思地搖搖頭。

「米海依爾·彼得洛維奇，不夠，不夠，三所學校，……你曉得這海岸有多麼大，我想它比摩洛哥王國還要大一點！」

「我的老朋友，你以為蘇維埃號輪船是用橡皮做的嗎？剛開頭能有這個樣子就不錯了。莫斯科也不是一天工夫建築起來的。」

船長嘆道：